

婦女新知

Awakening

精采提要：

「攜子自殺」新聞分析

主婦參政

——陳秀惠的「天蠶再變」

身為女人意謂生於戰時

——菲律賓女詩人巴瑞絲詩選

台灣婦運的路線與策略

一樣性騷擾、兩樣對待



114
1991年11月1日出版



封面圖說 /

女性藝術家以「身體」顛覆父權論述。
圖為表演藝術家莫耳曼
用電視代替提琴演出。
(見十七頁)

目錄

募款感言

我們奮力向前，我們不覺孤單 薄慶容

活動報導

一樣性騷擾、兩樣對待 本會

焦點話題

「攜子自殺」新聞分析 劉念祖
讓悲劇不再重演 編輯部整理



人物專訪

主婦參政——陳秀惠的「天蠶再變」 蔣慧娜

女性詩選

生為女人意謂生於戰時 顧玉玲譯

女性藝術

從女性集結到新美學的建立 吳瑪琍

17

13

7

6

4

2

奮鬥
鬥爭

婦女組織	為草根自主的婦女組織舖路	黃綺芳	21
台灣婦運	台灣婦運的路線與策略	黃毓秀	23
人物特寫	勇於反抗歧視的吳陌珥	顧燕翎	25
女人看電影	絕望男性只有手刃淫婦一途？	李元貞	26
他山之石	另種背景、另種政治身份	蕭美琴	28
婦女新聞	台灣女人比男人少賺三十五%	李淑惠	30
聯合聲明	支援空姐反對性騷擾	婦女團體	33

婦女新知 一一四期

Awakening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李元貞
企畫／本刊編委會
主編／鄭美里
美術編輯／原禾媒體藝術公司
法律顧問／尤美女·沈美真·潘正芳
發行所／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臺灣五種實況彙編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三三三一九三六三·三三九九七三〇
傳真／三三三〇一八三三
郵政劃撥／第一一七三三三三三三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同版臺誌字第二〇一一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鵬立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二九三六八四九
零售／每本新台幣五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一年五〇〇元

贊助訂戶／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每年另加郵資七三元
國外訂閱(航空)：
(美國美商) 聖文森特(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 SHA WANG WU(王錦蓉)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842-0016
一般訂戶／
香港澳門地區／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六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我們 奮力向前

相對於政府機構、工商企業甚至於學校辦理活動的熱鬧場面與大方花費，民間新興團體真是顯得冷清、寒儉，而婦女新知基金會往往又是其中最，這使得自開始就參與創立基金會的我，時常感到蒼涼、落寞，在接任董事長這近二年間更不時覺得愧對於終日奔波忙碌但待遇極為菲薄的全職工作人員；而一些必須進行的工作，也常常因為經費不足，雖經細心規劃、立意良好，在執行時卻大打折扣，憤憤之感就難免充塞心中，焦慮之情就不時流露出來。進而想到民間運動團

體秉持良知良心，在本職工作以外貢獻心力，匡正補充政府工作之偏差、功能之不足，為增進社會福祉而努力，卻未能得到適當的對待及支持，實在不公平，理應與政府共享全民繳納之租稅資源，當然使用時，必須繳驗工作成績單，接受批評及監督。

新知在過去，每年都舉辦一次大規模的募款茶會，賣入場券、徵求義賣品、邀請特別來賓、準備表演節目等等，需要動員許多人力、耗費很長的時間，雖然因而有機會擴大與眾多朋友的接觸，但也佔去了相當部分原可



募款活動實況集錦



我們 不覺孤單

薄慶容

用來進行正式工作的時間和精力，十分可惜。今年在謝園董事的倡議和策劃下，我們改變為直接訴求的方式，請朋友們以伍仟元為基本捐款來參加募款餐會。在十月二十日的募款餐會中，以新知的宗旨與未來活動計劃爭取認同與進一步的贊助，令我們極為欣慰的是，去除面紗與朋友們裸裡相見的新知，竟然贏得熱烈的支持，總共捐助我們約一百一十萬元（編按：因截稿日期限制，詳細的捐款所得及名單，將於下期雜誌刊登），金錢的意義固然重大，精神的鼓舞卻更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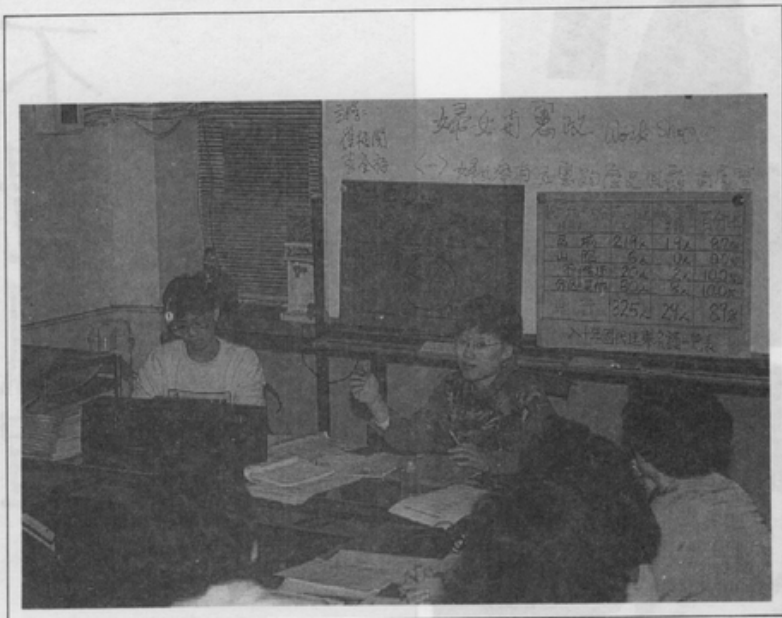
有力，使我們重拾信心繼續前進。大多數捐助新知的朋友和新知都沒有多大的私人淵源，誠如陳福榮醫師所表示的，各位的捐助完全是從「小醫醫病、中醫醫人、大醫醫國」的理念出發，想在個人行有餘力的情況下，實踐對社會的愛和關懷。各位的高尚情操與新知同仁所抱持的理想與目的相同，只不過工作的分工相異而已，領受了各位朋友的捐助等於領受了各位的期望與付託，今後我們必將奮力繼續向前，為我們共同懷抱的理想努力，行進的路上我們不再覺得孤單。





一樣性騷擾、兩樣對待

本會



「婦女憲政工作坊」登場

針對年底二屆國代選舉及明年三月

的憲法修訂，婦女新知繼十月號雜誌製作專題——婦女在憲改浪潮中——之後，於十月中旬起舉辦「婦女與憲政工作坊」，展開一系列演講、座談等活動，為婦女參與憲政改革進行研討及行動準備。

「婦女與憲政工作坊」的活動包括：

• 十月廿三日

婦女參與立憲的歷史回顧及展望

a 婦女參與立憲的經歷重現

b 婦女參與憲政的定位

• 十月三十日

憲法ABC

a 憲法是甚麼樣的法？

b 憲法干婦女何事？

• 十一月六日

憲法中的婦女參政權

a 為何要有婦女參政權規定？

b 婦女參政的方式

• 十一月十三、二十日

平等權和婦女權

a 人權不等於婦女權

b 社會權應包含婦女權

c 何謂平等權？

d 平等權和婦女權

e 憲法中的平等權和婦女權

• 十一月二十七日

婦女運動的政治策略——談台灣婦運的政治意識和運動策略

這一系列活動以婦女團體代表為優先參加對象，也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參與，時間、地點及講員由「婦女憲政小組」安排，有興趣的朋友請來電話婦女新知洽詢。活動原則上不收費，但歡迎捐助編印手冊。

男女工作平等法一波三折

由婦女新知基金會費時研擬提出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十月十九日在立法院內政、司法聯席審查會上受到普遍的肯定與重視，十三位包括兩黨的男女立委熱烈討論，一致決議在下次審查會逐條討論，使得這個可謂在立法史上樹立典範——民間團體提出、擺脫不同黨派立場一致支持、與

十月廿五、六日
「中北部讀友會」
在東海大學
討論
兩性話題。



、郁慕明等男立委支持並提出寶貴意見。其中陳水扁委員提出增列工作場所性騷擾處罰條文，及蔡壁煌委員提出政府在公職招考時禁止在履歷表上填寫性別及附照片等具體建設，婦女新知將於研修後提書面意見供內政委員會作為修正參考。

這個消息經新聞披露後，卻引起資方反彈，勞委會並重覆強調現行就業服務法草案、勞基法、職業訓練法、職工福利金、勞動檢查法草案：：：中已有對女性工作權的保障，「男女工作平等法」沒有特別制定的必要，且與勞基法有頗多矛盾。據十月廿六日的報導（聯合報、聯合晚報），執政黨已透過政策會轉達要求國民黨黨籍立委緩議，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林志嘉也表示，在勞基法修正案未通過前，男女工作平等法也不可能通過。

對勞委會所持與既有法案重覆一說，婦女新知表示，上開列舉之法律本各有其不同的立法目的及規範對象，難以確保女性與男性相平等的工作權益，有必要單獨制定男女工作平等法，且既有相關法案也應通盤檢討修訂。至於資方反彈、法案被暫緩審議，至截稿為止，婦女新知尚無進一步因應作法。

一樣性騷擾，兩樣對待

統獨爭議無涉、行政部門沒有提出相對法案——的民生法案終於正式登場。婦女新知基金會在得知立法院審查結果時，非常興奮，於當日立即發布新聞稿，對內政委員會召集人朱鳳芝立委重視女性權益，於上任後即將男女工作平等法排入議程，表示敬意；並感謝葛雨琴、謝美惠、周荃、洪秀柱、葉菊蘭等女立委，及陳水扁、王天競、張世良、盧修一、蔡奮門、蔡壁煌

性騷擾議題近日因國內外接連發生的幾件新聞，而成為喧騰一時的話題。

首先是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湯瑪士的任命案，因席爾女士適時出面指陳曾遭湯瑪士性騷擾的經過，經電視公開轉播，引起全美國的重視和爭議，台灣的媒體也廣為報導。雖然最後湯瑪士仍以五十二票對四十八票獲得任命，但女性反抗性騷擾的勇氣，對於習慣對女人毛手毛腳、開黃腔的大男人主義者，不啻一記當頭棒喝。

然而，當台灣對美國馬首是瞻，跟著趕熱鬧，令人一時誤信台灣大眾亦重視女性權益時，華航空姐體檢時遭性騷擾的例子所受的待遇，卻是天差地別、不可同日而語。華航產業工會原擬召開記者會，因交通部長簡又新要求以秘密方式調查處置而取消。

婦女新知秘書范情感慨地表示，這個例子可以說明美國婦女的意識比台灣要清楚，這是因為她們的婦女運動、婦女研究較為發展的緣故。

對於美國大法官性騷擾案發生之後，美國女性不分種族一致支持席爾女士，范情則表示，這反映了女人的認同與聯結已經超越了種族的界線。

目前婦女新知已跟華航工會取得聯繫，表達對空姐的支持，並希望能給予協助，同時亦於十月廿八日向媒體發布聲明。

「攜子自殺」新聞分析

劉念祖

〔人、時、地〕	〔事件經過簡述〕	〔原因或事前徵兆〕	〔後續處理方式〕
<p>呂美鳳 八月廿六日 台北市</p>	<p>①把五個女兒帶到石門海邊，將他們推下海，五名子女均死亡。呂美鳳也跳海，但被海浪衝上岸。 ②其夫周朝復報案。</p>	<p>①呂女精神異常。 ②呂女自稱，受不了家庭壓力才起輕生念頭。 ③宗教信仰（邪教），誤信五個小孩是魔鬼轉世，要來害她。</p>	<p>士林分檢署以「殺人罪嫌」收押偵辦。</p>
<p>詹瑞櫻 九月二日 台北市</p>	<p>詹女於凌晨三點，將六歲女兒用棉被悶死，隨後服毒、割腕，被丈夫發現急救脫險。</p>	<p>①詹女精神耗弱，服藥一年多。 ②遺書寫道：「我的一生很不幸，我怕官欣慧（女兒）在我死後受罪，所以我把她帶走。」</p>	<p>檢察官指示送精神醫院鑑定其精神症狀。</p>
<p>陳姓婦人 九月四日 基隆市</p>	<p>陳婦攜七歲女兒跳田寮河自殺，女兒大喊救命，引人注意將母女救起。</p>	<p>陳婦不願說明。</p>	<p>送醫治療。</p>
<p>楊秀琴 九月五日 台北內湖區</p>	<p>攜兩個女兒到圓山橋下投水，女兒獲救生命垂危；楊女下落不明。</p>	<p>①曾向親友發出求助訊息，透露自己活不下去。 ②曾向丈夫表示了斷生命的想法。 ③楊女有疑似精神症狀。</p>	<p>①楊女投河後，下落不明。 ②兩個女兒獲救，但其中妹妹已死亡，姊姊恐成植物人。</p>

型兒，竟懸樑自盡，可見婦女的壓力真的比一般人，所以才會此採此下策。

研究也顯示，父系社會中女人罹患精神疾病較男性嚴重，雙系或母系則無此情形；而結婚的中年男性罹患精神病比例低，中年已婚女性則較高，可見婚姻對男人有利，而對婦女是很大的壓力。

今天籍此座談會以討論婦女的壓力是什麼？又該如何解決？也希望能有立即可行的行動，才不枉費大家聚集一堂的苦心。

彭婉如（主婦聯盟董事）：這幾件自殺事件的主角很多都是主婦身份，主婦聯盟應該說一些話，但過去去主婦聯盟強調主婦參與社會，將主婦角色延伸至社會，著重於兒童教育及環保，並不是為主婦本身權益而組成的，因此對這些婦女在哀哀無告的情況下攜子自殺，主婦聯盟不知如何回應。主婦聯盟對此也在商討今後可能有所改變。

不願有來世

來參加座談會前，我曾針對五十二位參加法律研習的婦女進行一份問卷調查，可以藉此了解婦女壓力的情形。

其中一項，「如果可選擇性別，你會選擇那一性？」有廿三位希望生為

男人，有幾位不希望有來生。

「如果你有類似這些自殺主婦的困擾，會怎麼做？」其中三十六回答會選擇同樣方式。

「你認為攜子自殺可能的原因是什麼？」二十位回答是「苦」，自己苦，不希望孩子繼續受苦；十位認為是要報復丈夫，讓他絕後；也有幾位認認為反正霍出去了，乾脆就是精神異常；只有八位認為自己會去尋求支援。

「你覺得婦女最需要民間團體或政府機構做什麼？」有二十位希望鄉鎮公所或政府機構能夠開課，辦講座；要求法律保障的有十五位；要求工作訓練的有十二位；要求休閒場所設施六位；也有回答夫妻吵架找到協調中心及托兒中心等。

「婦女的壓力來源為何？」三十六位認為是傳統觀念，十九位填社會價值觀，十六位是丈夫，十位填婆家。

這分問卷結果令人不甚愉快。以我個人經歷，將近二十年的主婦生涯，雖有不錯的學歷、才能與收入，但若不能選擇，我也願當男人，因為妻子很多時候不得不妥協，須以先生、孩子為重。也許有人說，先生也可以配合，但試問當先生的收入、工作比較高時，以投資報酬率而言，妻子只好犧牲。

我建議利用現有行政資源，如各地

區的衛生站，加強對婦女心理健康的照顧，不要只管女人子宮的問題。

女人的痛苦不被認可

范情（婦女新知秘書長）：婦女壓力的造成是整個社會文化的問題，也就不是一個或幾個機構可以解決的，必須整體地來看待。婦女壓力的來源包括在現代社會裡角色多重，傳統價



婦女團體積極要找出婦女壓力來源，謀求解決之道。

值觀念局限、刻板印象：；而最大壓力是女人沒有辦法把真正的痛苦說出來，女人的壓力不被認可，只有隱忍最後發瘋或自殺。

陽明醫學院副教授胡慧針對對台灣地區兩性健康差異的研究指出，女性不論在急性症狀、慢性病、臥床率、牙科疾患、及各種輕型精神疾病上，均高於男性。而男女健康上的差異與其社會角色壓力有關，女性多重角色的壓力與偏高的心理障礙有關，女性多患慢性折磨但不會致死的疾病。此外，女性求醫的障礙亦偏高。

駱慧文女士的研究也指出，現代社會中女性因多重角色造成愈來愈多心理健康上的問題，對於求助系統的需求更殷切，但性別角色雙重標準，影響了諮商及治療者的態度和治療。治療者本身的偏見對受治療者也是壓力來源，所以支持系統必須解除性別偏見。

國防醫學院副教授劉仲冬也指出，女性的照顧者角色給予女人很大的壓力，而這角色又經由母親的刻板印象實現。「對他人需求的敏感」以及「承擔照顧者的工作」深植於女性心理社會化過程中，所以女性會自動將照顧家人當成義務及責任。不幸的是，女人在照顧他人的過程中往往包含了對自己健康的忽視及否定。「吃苦

「行善」成了女性在男權社會經驗的寫照。

女人幫助國家承擔了照顧老人、小孩的責任，但誰來照顧女人？我們在沒有理由要求女人一直無償地付出，婦女擲子投河反映了女人已經無法承受壓力。在了解了這些後，無論在諮詢及其他解決方式中，應可以較好的角度去觀照。

孫麗珠（北市社會局北區婦女中心督導）：七十八年元月「北婦」成立康乃馨專線，八月並結合民間具收容功能的婦女團體成立緊急庇護中心，但到目前仍無專門為受虐婦女提供的庇護中心。以今年七、八月為例，每個月求助專線的案次超過三百，可見婚姻暴力有多麼嚴重。這次擲子投河的新聞之後，很多婦女說如果問題不能解決，就要帶孩子去死，不知到時是否要發動社會局上上下下到基隆河、淡水河去巡邏？

家庭暴力不斷循環

報紙上殺夫、殺妻的事件均與家庭暴力有關，卻被當成一般的社會新聞去處理，而忽略了其嚴重性。所有處理家庭暴力相關的人員除了增加硬體設施之外，更須具備相關知識，家庭暴力究竟是什麼？會如何循環——在家庭內循環、在代與代間循環？應如何

處理？

「北婦」服務受虐婦女的經驗是深感無力，我們希望：在醫療方面，服務能更明確，讓婦女知道到那裡驗傷不會被拒絕或再次羞辱，同時站在第一線的醫生若能與我們連線，將可建立完備的資料，掌握狀況；諮詢輔導機構不足，不只是受虐者的輔導，施虐者也要強制接受輔導，而國外的經驗則反映出要求施虐者接受治療，其效果遠不及立即逮捕，所以警政單位的角色非常重要；司法系統中，許多法官、推事總認為丈夫打妻子是家務事，而不予處理，所以是否應提倡打人即犯法，即予逮捕，事後再協調、溝通；法令不足，或不利於女性的法律應予修訂，如離婚婦女雖有子女探視權，但如何保障，是不是可請警政人員陪同探視？

婦女的無奈投訴之後，該如何幫助她，建立明確、完整的支援系統是十分重要的。我們預計明年出版一本「受虐婦女服務手冊」，在跟警政、醫療、司法單位協調後，在手冊中告訴婦女處理的方式與步驟。

男人拒絕成長造成婦女壓力

黃綉琴（晚晴協會總幹事）：晚晴去年接獲了一千多個案，從這些實務經驗中都在在映證法律對女人的不公

。離婚婦女在沒有法律保障下可能一無所有，而社會對離婚婦女的歧視及離婚男女的差別待遇，以及二度就業婦女的困難、單親媽媽如何教育不同成長階段的孩子……都是離婚婦女很大的心理壓力。晚晴會員也反映她們希望再成長，但男性卻沒有跟著成長，甚至拿孩子作威脅，造成婦女很大的心理負擔。

目前晚晴正與婦女新知在進行修法的工作，已進行一年，預計明年送入立法院審查，希能為婦女爭取公平的地位。

張錦麗（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

：現代婦女基金會成立四年多，實務經驗發現，婦女壓力的來源主要有四方面：一、家庭不健全、家庭暴力、婆媳紛爭……；二、工作不能適應；人際關係不協調、工作單調沒有成就感、缺乏遠景……；三、婦女抗壓力、抗挫折力較低；四、特殊事件，如被強暴、離婚、親人死亡。

被強暴婦女壓力來自四面八方

「現代」主要的工作項目在協助被強暴、遭性騷擾的婦女。社會上一般認為被強暴婦女行為不檢點、穿著暴露、本身不是好女孩……從這些偏見可以說，被強暴婦女的壓力是四面八方的。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面對親

人——丈夫、男友、父母……；而她的家庭也同樣承受社會壓力，特別是母親會被認為管教女兒不當；歹徒恐嚇，拍裸照威脅，再度侵犯；就醫的壓力——警官是否值得信賴、會不會感染性病、會不會懷孕；訴訟時，會不會面臨制度上的傷害？

許多受暴婦女在面臨這樣的壓力下，可能都有自殺的傾向或經歷，或者準備自殺的想法，而這會造成整個家庭的不幸。

我建議在政府還沒有能力做這方面的工作時，能夠彈性地開放給有績效的民間團體更大的空間及資源。

後記

除了婦女團體、婦女工作者之外，到場的立委林鈺祥、謝美惠、洪冬桂、葉菊蘭等均發言表示關切，警政、司法、內政、衛生等相關部門人員亦應邀到場回答婦女團體的疑問。雖然主持人沈美真律師一再強調希望座談會能研擬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可惜這個目標仍未達成，而這個座談會可說是婦女團體站在婦女的角度，對婦女承受過多壓力所發出的強烈的不平之鳴，至於如何解決就不是座談會所能達到了。（淨化社會基金會編輯林美惠女士協助本文整理成稿，特此致謝。）

婦女新知十一月活動

法律巡迴講座

11/2(六)PM3:00~5:00

你的？我的？我們的？

談夫妻財產制現況

主講：涂秀蕊律師

地點：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11/6(五)PM7:00~9:00

度過暗夜

主講：洪文惠女士

地點：中壢藝術館

11/6(六)PM3:00~5:00

易碎的飯碗——談婦女工作權益

主講：尤美女律師

地點：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女性學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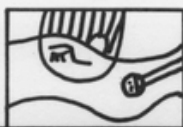
11/8(日)PM2:00~5:00

「婦女研究在台灣的定位」座談會

地點：台北市金華街110號2樓中廳

清華月涵堂





主婦參政—— 陳秀惠的「天蠶再變」

蔣慧娜

從家庭主婦蛻變為社會義工，
陳秀惠勇於突破，天蠶再變，
決定參選國代，
以實現她對人權的關懷、婦女權的爭取、環境權的實踐……

陳秀惠
參與
婦運有年，
是最具
草根親和力
的姐妹。



我第一次見到秀惠，最主要的感覺是驚駭。十月初她在主婦聯盟講去日本參觀消費、環保團體的經驗，硬是卯上了足足三個小時。她大談日本各地組織的自主性，我們今天七百億的外匯存底是摧殘環境換來的，若要彌補估計需要三千億，和在台北建造回收家庭廢油的肥皂廠，以澄清淡水河……雙目炯炯，整個人都拼進去了。我可是大大的不以為然：這種一生懸命的慧呆人，還想在金錢掛帥的台灣選國大？更不可忍者，她動不動就說：「他們告訴我……我覺得卡對」，完全沒有政壇衰諸公那種打死也不肯承認自己並非無所不知的陽剛氣節。哼哼，只憑親和力，踏實勤奮的工作能力和一堆甚不時興（別跟我說環保是世界潮流之類的空話，在富庶的寶島，那個人不是每天至少耗上



三五個塑膠袋？」的婦女、環保議題，就想問鼎國會，陳秀惠你太小看了天下英雄（雌）？

豪情萬丈「寫歷史」

陳秀惠要樹立「教母」典範

可是，一直要等到與秀惠面對面談過了，我才真正領教了她的慧。原來，她不過四十，倒已做了十二年社會義工。這一次選全國不分區制憲國大，雖說可能功成身退，又沒有直選、罷免總統的權限，但秀惠認為具有重大意義，「是寫歷史！」她豪情萬丈地地說。她的信念是，女性主義者不該只著眼於短期的利益。國民大會代表各族群，應該有各種聲音，否則財金團體獨大，除了忠實複製金權政治更無選擇。選上的話，她將為女性利益力爭——到底她是白手起家，由基層義工做起，不比其他一些政壇女性，多因家族利益被推選，較不可能為女性說話。她笑稱自己的雄心是做一個「教母」的典範，培養新生代的參政人才，她們將是逐鹿兵家必爭的立法院的女性中堅。

那麼參選對她個人的意義又如何呢？秀惠思索著，娓娓談起她由農村少女到民進黨候選人的心路／參與歷程。對六十九年的美麗島事件，當時是專職媽媽的秀惠有她獨特、女性的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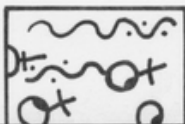
入點：男人被抓以後，女人怎麼辦？站在這個觀點，一方面她開始重新思考女性的社經角色和台灣的人權、政治運動，另一方面憑著初生之犢的熱誠，開始給呂秀蓮、王拓：：：：等人寫信、探監，並與一些涉案人的妻子聯絡，提供她們在白色恐怖下不啻金玉的精神支持。她說：「那時覺得他們挺身而出抗爭不合理的體制，是台灣的精英，我做為台灣人也應有所表示，何況我又沒做錯任何事。」另一個轉捩點則是她邂逅「新知」的驚豔。是婦女新知的啓蒙，讓秀惠能進一步身體力行，將她對家庭主婦與環保的關懷結合，在七十六年成為主婦聯盟創始人之一。

無怨無悔，急流勇退 女人不應自外於政治

做了這麼久社運，秀惠深深感受到政治的無所不在，也因為如此，她更要強調女性參政的重要。長期的威權統治，往往為私利派系左右的政治傾軋，使得許多女性及社運團體對政治敏感受度較高的議題退避三舍。但是，秀惠慨歎，連寶特瓶（台灣年產十億支的不朽國「寶」）回收這樣的計劃最後都因政策、結構的缺失而受阻，問題挖到後來往往一鋤又打著了政治的痛腳。事實上，女性只要反省一下

，便可發現許多個人、隱私的領域如工作、育兒、婚姻等都仍為政治力量介入。既是如此，又何能自外於政治？不過，秀惠在決定參選前仍有過一段時期的掙扎，因為當時雖需要女性候選人，但都沒人肯出來選，她亦自覺性格和政黨活動扞格不入。但她誠心自問：「不進入何以改造？」最後是抱著「無怨無悔，急流勇退」的決心投入的。女性參政面臨的種種困難，由此可見一斑。

目前的選況預計，如無大型意外（如國民黨解散民進黨），秀惠已進入安全名額內，穩操勝算。由於這是民進黨首次與社運在選舉中合作，她相信前途大有可為。也因為競選壓力不大，她想利用這個機會推動女性大眾的參政。針對為各階層背景、利益不同的婦女代言的困難，秀惠的解決方案是以「主婦參政」做為競選口號。大多數人的刻板觀念是，主婦們，頭腦簡單，沒有思考能力，又對政治冷漠，是普遍不受重視的一群。但事實上，主婦和絕大多數女性扮演的其他角色有交集。秀惠希望藉凸顯她們的特別性，進而提昇她們對政治的關心，促使她們參與社團，踏入公共領域。所以她的巡迴重點將是喚醒基層婦女，由她們切身的問題，如婚姻、教育制度等談起，再逐漸連繫上政治



議題及此次國民大會選舉。

女性自覺 發展草根組織

巡迴過程則將與其他女候選人搭配，偏重已有婦女團體發展基礎的地點，以鼓勵草根團體的茁長。誠然，台灣女性運動的長程目標不是一蹴可幾，所以，秀惠還是那句話：我們做這種事的不能急功近利。她強調，在諸

如農村婦女問題的解決上，台北的姊妹們著力點在組織經驗交流，而當地的女性則一定要有自覺，確定組織主體性的重要。這樣才能長期發揮影響力，根治當地女性的切身、特定的壓迫。

儘管擔子這麼重，家裡又還有一大兩小要兼顧，秀惠還是神采奕奕地笑說，此次的參選可視為她另一次的「天蠶變」。現在的她比較包容、成熟

，無論是精力、能力又都在巔峰狀態，她說，四十歲的感覺蠻好，正可趁機發揮，做自己想做的事，報答那麼多鼓勵厚愛她的人。我拿眼前景淨明快的她和傳統男性政治人物的形象一比，忽然覺得她滿身都是人情，而女

人心胸如此富麗。「銀釵金釧來負水」——秀惠在女性組織、環保工作上，的成績有目共睹，讓我們一起來支援她、支援九十年代的台灣女性運動！

身為女人意謂生於戰時

菲律賓女性主義者巴瑞絲詩選

顧玉玲譯

編按：一早來到編輯室就接到顧玉玲寄來的詩稿，代替了早餐，我貪婪地一口氣讀完，一邊讀著、一邊心跳跟著加快。興奮感動之餘，盤算著要如何呈現給讀者。十首詩，不可能一次登完，分開來又無法完整地表現這位菲律賓女性主義者巴瑞絲的用心。

於是，我依主題將十首詩粗分為四類：一是表現女人對愛情、婚姻的期待和幻滅，有二首「致灰姑娘、白雪公主及睡美人」、「日記幾則」；

第二種是女性主義思想極為強烈的作品，亦即認知女性被壓迫後對父權社會的控訴，包括「強暴」、「娼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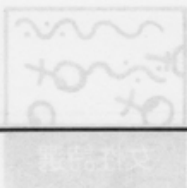
及進一步挺身而出的「迎戰」；第三類描寫女人與女人的關係，包括寫母女的「獻給母親」、寫女人聯結的「我們之間」及期盼其它姐妹覺醒的「第二性」；最後一種主題不是女性本身，而是女人對和平的期望和關懷，「獻給孩子們的歌」即是這類。篇幅的限制，本期先刊登前面兩類

，共五首，其中「強暴」一詩曾刊於九月二十日中時人間副刊；餘下的五首放在下期再登。

婦女新知雜誌上很難得出現詩作，希望讀者會喜歡這樣處理方式。

作者簡介

喬伊·巴瑞絲 (Joï Barrios) 是菲律賓的左派女性主義者，現任教於菲律賓大學，以劇場藝術及詩文創作從事體制外的文化抗爭活動。



去年冬天，巴瑞絲曾隨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赴台開年會，並與台灣的社運團體會面，返非後結集出版非／英對照的詩選『To Be A Woman Is To Live At A Time Of War』。其詩

明淨坦率，直指父權結構下的女性困境，並不時閃耀意志昂揚的戰鬥力！

致灰姑娘、白雪公主及睡美人

我也曾經夢想，

我的王子

端坐水源之側，

彼處，啊！

希望湧生如泉。

我也曾經相信，



愛的力量將戰勝毒蘋果的魔咒，而棒針，將引領深遠的眠床。

我知道，有一天

永恒的親吻必喚醒長眠的我，

那時，我將奔赴一場華宴，

做立於其他女子之上，

備受歡呼。

然而，王子不會出現。

森林深處，

他迷失了方向，

而承載夢想的長劍，

斷裂於砍除荆棘的來路。

至於我的鞋，

（那原為保護我的足踝，

卻故意遺留給王子，

好讓他辨識我的存在的

鞋）

自他的手中滑落……

散落了一地。

水晶碎片。

日記幾則

一、新婚某日

以第一個擱在我頰上的巴掌，我總算認識你了。你是世上的神，

每一句話都有若聖諭，我只能服從，

靜待你的手勢昭示警訊……

拍！

一巴掌打散了我的記憶，

我再不能想起，

曾經，你那麼溫柔地

為我拭去頰上的淚痕。

我嘗試著自你的盛怒中逃開，

但你的臂膀

快過我的脚步。

你龐大的身軀把我釘靠在牆上

我的世界更形狹隘了……

肩頭上，沉重鉅壓著

你的臂膀，

我無法回想，

曾經，你的擁抱

如何安撫了我的心。

我真想將你遠遠推開，

但一次次撞向牆面的軀體

早已乏力。

當你猛力擊中我的小腹，

我癱倒在地板上，

劇痛中，

我不忍記憶，

曾經，我子宮內的孩子

見證了我們的愛情。

你是世上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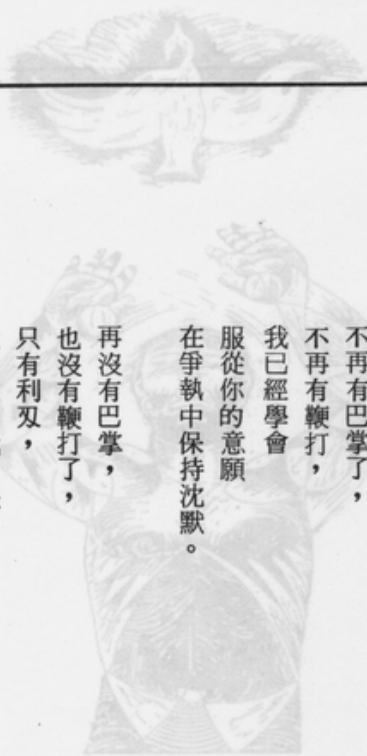
每一句話都有若聖諭，

我只能服從，

靜待你的手勢昭示警訊……

拍！

一巴掌打散了我的記憶，



二、多年後

再沒有巴掌了，
再沒有鞭打，
唯有傷痕累累
鏗刻銘記在
不堪碰觸的
我的心。

不再有巴掌了，
不再有鞭打，
我已經學會
服從你的意願
在爭執中保持沈默。

再沒有巴掌，
也沒有鞭打了，
只有利刃，
在你怒視我的眼中；
只有威脅，
在你不再碰觸我的拳頭裏。
還是暴力，
永遠的暴力，
我的生活，
在恐懼中。

娼妓

他使我成爲一名妓女，
那個我曾經愛過的男人。
他收買了
我的擁抱與親吻，



以愛情的零頭。
我未曾深思，
終究，我爲他付出的一切，
回報的竟不過是一場
廉價的夢境。

曾經，我是
填補他愛情空檔的女人，
滿足他生理需求的對象，
一個暫時路經的休息站。
他從不傾聽我呢喃的愛語，
因爲他一心所想的
不過是慾望的滿足。

她們使我成爲一名娼妓，
我的女伴們，
一次又一次，她們丟給我
譴責及擲揄。
她們丈量我的人性，
多麼不同於她們自己，
毫無瑕疵的婦女生涯啊！
她們瞧不起任何
未經教堂及社會祝福的
愛情。

像我這樣的女子，
是常規的警戒線，
是暴風雨的前兆，
也是家庭的災難，
她們拒絕傾聽我

求援的呼喊，
滅頂的恐懼，
隨時可能失去
情人及友伴。

整個社會逐漸迫使我
成爲一名娼妓。
社會將女人分別歸類，
再將她們納入兩個不同型態的
受宰制單位。

盛讚頌美，
處女、妻子、母親，
受誓言縛綁的修女，
斷絕性關係的寡婦。

娼妓是任何一名
游離於聖潔單位之外的女人，
她們或是被淘汰的，
或是自決背離跨出的；
娼妓是社會歸類到
受唾棄位置上的女人，
或是被誘捕的，
或是身不由己的。

而社會無視於我的控訴，
每一次的變革都不過是幻境罷了，
我們面對的
是一項急待打倒的頑冥傳統。
所以，我在此



其他各於同情的女性同胞
將嚴厲審判我，
而整個社會亦將我囚禁於
受辱的位置！
我依然要孤獨地堅持，
緊握通向自由之鑰。
所謂「娼妓」，
也不過是文字的組合罷了，

被人們的態度
及各式社會機制所定位的，
一名娼妓。
新時代終將來臨，
我必改造這個字彙的意涵，
重創新意。
我將飾之以鮮花，
紋之以虹彩的顏色，
使之散發花園的芬芳。
縱使，人們會猜測
我的解放全然是爲了
性！

僅只是個字！

強暴

準備下列證據。

展示1：刀、槍、或任何武器，

作為脅迫的證明。

展示2：染有血漬的褻衣，

證明處女之身。

展示3：醫生證書——

強迫插入，

一次又一女，完全穿透。

展示4：良好道德人格的證明，

以受害者並非妓女。

不脫髮型
請被告出庭，
請原告出席。

強暴案正式開幕。

迎戰

生爲一名女性，

意謂著

活在戰時。

我的成長，

伴隨著無盡的恐懼。

未知的將來，繫於

生活中的幾個男人：

父親、兄弟，

丈夫、兒子。

我多麼懼怕孤獨。

身爲一個母親，

就要直接面對匱乏。

戰爭的殘酷不在滾落的人頭，

而在長期空瘠的餐桌上。

你如何想像，一個母親

懷抱著襁褓的嬰兒，

尚汲汲碌碌爲較大的孩子覓食：

無時無刻不處於危機之中。

在自家的屋子裏，

抗辯、抵拒

就是直接挑戰了暴力。

在公共街道上，

深夜行走意謂著

邀請陌生人的襲擊。

在我的國家，

反抗壓迫

就是獻身於一生的鬥爭。

我決意認清這場戰役的

真實面目。

生爲一名女性，

就置身於一場永不止息的抗爭，

爲了生存，爲了自由。



從女性集結到新美學的建立

讓美術再成爲一種知識類型

吳瑪琍

女性集結何去何從

去年(一九九〇)，陸蓉之和婦女新知合作，在誠品藝文空間做了第一次女性藝術週，舉辦若干場有關女性藝術的演講，展出國內多位女性創作者的作品。今年，陸蓉之又和龍門畫廊合作，由多位女性藝術工作者共同推薦女性作品，做了一次女性藝術展。儘管兩次展覽，意在提倡女性藝術，但由於我們環境裡，真正屬於女性意識、女性論述作品太少，使得包括這次嚴明惠策劃的「女我展」(十月在帝門藝術中心展出)，都只停留在「女性實力展」，強調藝術工作者也有女性，女性也有好作品。

這樣單純的集結，就像各種聯展一樣，想用群體(數量多)形成一種勢力，以「分配利益」。這種落入俗套的做法，事實上和「全國美展」或「千人美展」一樣，引不起注意，而且可能還模糊了女性主義的訴求。因此，女性的集結，必然要有策略的進行

，並以提出女性論述—另種美學爲目標。

談到策略，帶有藝術潔癖的人會認爲，這是一種政治，或認爲，這樣做太政治了。但事實上，集結—團體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女性藝術或女性意識的提出，也靠一種政治力在運作。女性藝術展若不能提出不同的創作觀念或視野，就和任何聯展性質沒有不同，而且反而變成意在強調性別差異。

然而，女性意識的創作資源缺乏時，女性藝術展的做法必須有所調整。一種方式是，打破美術界域，與其它具女性意識的工作者一起活動，例如電影、攝影、漫畫、文學、劇場、商業廣告、以及文化批評、婦運等工作者，以突顯女性訴求。過去，我們一直把藝術定義在一個狹窄的範圍裡，而今天高級藝術不斷挪取低俗藝術裡的語言，已使文字、聲音、影像、行爲成爲美術的表達方式，跨領域是早已存在的現象，打破傳統類型的藩籬

，也必成爲女性藝術工作者的方向之一，因爲它也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威權體系。

女性運動以追求兩性平等爲目標，揭發不平等的事實，反對各種宰制關係，在釐清事情真相時，會發現父權卻以各種面貌出現在不同的結構裡。顛覆這個父系中心主義，與其它有共同認知團體合作，也是女性藝術擴展資源的方式。例如，台灣目前有許多藝術家重新思考我們生活的環境與現實，尋找本土自發的創作，他們和女性藝術家的努力是有其可以結合的地方。

身體——知識的禁區

我認爲，女性藝術最大的成就在於，強調身體的存在。尼采最先提出戴奧尼索斯的文化，指的是身體、本能、衝動、情緒等向來被歸納爲非理性，黑暗地帶的現象，它有別於以頭腦爲中心的阿波羅文化。從傅柯(Foucault)寫的「性史」裡我



們知道，不管是爲了追求理想典型的人，或者爲了獲取更多勞動價值，追求身體快感——性一直是被禁止的，在談性的時候，我們的語言變得很壓抑，遮遮掩掩。而女性在男性中心社會裡，常被看成是個性的機器或生孩子機器，因此也被擺在陰暗的角落或看不見的地方（廚房、房間裡）。女性似乎只是「性」的代名詞。也許生理的差異及每個月的月經不斷提醒女性身體的存在，女性對於身體變化較爲敏感，女性的作品常和身體有關。而以身體來控訴男人對女人的宰制，甚至對知識的壟斷，更是女性作品裡的普遍現象。

六〇年代，尼基·德桑法(Niki de Saint-Phalle)畫了系列的「娜娜」，是個身體豐滿的女人；一九六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美術館做的「她」雕塑，身軀龐大，躺在地上的娜娜，還可以讓觀眾從子宮進去瀏覽。尼基·德桑法重塑女性的底美特(Demetrius)意象，她是大地之母，是宇宙不可或缺，使萬物得以繁衍、滋長，生生不息的始源。另一方面她又暗示了，人類希望重回母體的渴望。不過具有相當強烈女性意識的墨西哥女畫家——卡羅(Frida Kahlo)，畫裡的女性則更被提昇爲宇宙的主宰，女性的壯碩身軀總是佔據了整個畫面空間，宣示著

「我」的存在。而當代藝術家辛蒂·雪門(Cindy Sherman)，則模仿大眾媒體所塑造的女性典型，依她們的穿著、姿勢、神情，以及所處的空間環境，以照片再現出來。但照片裡的人對著鏡頭——觀眾(鏡子)，透露著對自己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感。

女性運動促使女性開始認識自己的身體，而七〇年代盛行的表演藝術，直接以身體做爲語言工具，更是在破除身體禁忌的神話。在這方面，女性藝術家激進的作品，裸露或呈現生殖器或性行爲，和傳統禮教對抗，這與男性激進作品中，每每以自殘肉體爲終結，是非常不同的。女性的表演在揭發知識被操控的事實，追求身體與精神的結合，這方面，她的成就就是相當突出的。

例如六〇年代福魯克薩斯(Fluxus)時期，在音樂演出上怪點子特別多的白南準，他個人演出很少和身體本身有關。但他構想的系列音樂與性的作品，則都和夏洛特·莫耳曼(Charlotte Moermann)合作。「電視胸罩」(TV-Bra for Living Sculpture, 一九七二)，莫耳曼胸部掛著兩個小電視；在「世界的慣式」(Global Groove, 一九七二)裡，連陰部也擺了一個電視；在「性學歌劇」(Opera Sextronique, 一九六七)裡，她一邊

演奏巴哈，一邊褪去身上的衣服，漸次裸露身體。雖然作品來自兩人的合作，但莫耳曼個人的大膽風格，使得作品「身體感」特別強，有別於白南準個人作品裡那種智力遊戲的風格。有趣的是，莫耳曼在作品裡似乎是「性」的象徵，一如男性向來爲女性所劃定的角色。

對於身體及女性角色反省很深刻，表現也最極端的，是卡洛李·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她會和極限藝術家——摩里斯(Robert Morris)合作演出「位置」(Site, 一九六四)。「位置」是摩里斯想打破傳統觀念裡對藝術品的定義，它通常被認爲，是個物件(Object)，是靜態的，而且是已完成的作品。摩里斯以馬內的「奧林匹亞」(Olympia, 一八六三)爲範本，讓史尼曼依樣畫葫蘆的擺姿勢，而他則抬著白色板子變換位置，使空間在不同切割裡，產生不同的畫面結果。顯然，摩里斯的演出在追求一種視覺的、知性的東西。

馬內畫裡的女人，和摩里斯作品裡的史尼曼，清楚呈現女性在藝術裡向來扮演被觀察、被動的角色。而史尼曼對身體存在的意識，從她一九六三年所做的「眼睛身體」(Eye Body)可看出。波洛克的行動繪畫雖然呈現了繪畫動作與人體神經反應的關係，但



卡羅宇田的愛之擁抱 (一九四九)

波洛克只展示繪畫結果——一張畫，史尼曼則呈現繪畫過程——一個演出，她更強調身體的重要，身體是作品的一部份，不能切除。

「位置」裡，史尼曼的花瓶角色，使她反省更多有關男女權力不平衡的現象，以及女性往往扮演被剝削的角色。一九六四年，她做了「肉之喜」(Meat Joy)演出，裸露的人體、拔了毛的雞、魚、腸子，一起出現在「肉之喜」的歡樂場面，演出裡不但有氣味、味道，還有錄音帶播放的市場叫賣聲。

史尼曼叛離崇尚道德情操與精神純淨的現代主義，更沒有現代主義裡神

秘的自我假相，她呈現的「我」就是身體，沒有形而上。一九七五年的「內部卷軸」(Interior Scroll)，我聯

想到侯俊明的「大腸經」，史尼曼全身赤裸，以筆塗畫身體輪廓，然後從陰部慢慢抽出蛇狀的卷軸朗讀：「我遇到一個快樂的男人，一個結構派的電影製作者：：他說我們喜歡妳，妳很可愛，但不要叫我們看妳的電影，我們沒辦法，有些片子我們不能看，個人的瑣碎，手感式的敏銳，日記式的耽溺，繪畫式的紊亂：：他告訴我，他曾和一個女雕刻家同居，我問他，這是否會使我成為女電影製作者？噢不，我們認為妳是舞者：：」(參見Henry W. Sayre著的「The Object of Performance」，以及史尼曼的表演藝術集「More than Meat Joy」)

史尼曼的裸露和突顯性部位，更是在和整個父權體系挑戰。許多女性藝術家也以類似的打破禁忌方式，表現她們性的壓抑、幻想或渴求。這類自傳性頗強的作品，正說明性是人體官能裡的一部份，正如我們眼睛需要視覺，手要觸覺，耳朵渴望聽覺一樣。過去我們在藝術裡一直看到的是男性的慾望，現在女性也述說她們的慾求，這在寺崗政美或嚴明惠的作品裡可以明顯看到，但嚴明惠作品呈現的女

性，仍是被動的，等待著的。

對宰制的全面反叛

以身體對抗父權體系，在台灣一個傑出的女性例子是——許曉丹，她曾因暴露的演出被檢舉。在上屆立法委員選舉時，她在許多抗爭活動裡穿著暴露，以光明正大的裸體，要對抗男人骯髒的政治。然而，由於她的大膽作風甚至寫書揭發許多男性藝術家的虛偽面貌，在我們這個認為揭發別人隱私是敗德的社會裡，使得許曉丹並沒有得到女性主義者的支持，相反的支持她的大多是男性勞工階層。因此，許曉丹從反兩性宰制關係，進而和反特權反資方的勞工結合，為他們抗爭。這是跨出女性意識、與它種弱勢團體聯盟的一個例子。

有色民族的女性藝術工作者對性別之外的宰制特別敏銳，因為做為女人，已是第二性，有色人種又是次等人類，他們通常也出身低微，因此做為「有色的女性」簡直是社會裡最底層的百姓。威姆斯(Carrie Mae Meams)的「鏡子鏡子」(一九八六—八七)攝影作品，她問牆上的鏡子說：誰是世界上最美的？鏡子回答道：「雪白的。妳這個黑婊子，不要忘了！」派朋(Adrian Piper)也以演出、攝影描述她這個黑白混血兒的經驗，黑

人笑她「臉色蒼白」，而白人可以立刻認出她的黑人血統。她改造報紙香水廣告「毒」(一九八六)作品，是「香草惡夢」系列裡的一件，突顯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從經濟到文化層面的。所以女性主義者也經常和反種族歧視、反帝國主義者並肩作戰。

在對白人文化與它種文化的宰制關係反省裡，許多藝術家回去肯定自己文化來源的圖象語言，而女性藝術家也重拾她們所熟悉的民俗手藝，開創這種局面的是美國女性藝術家林郭(Faith Ringold)，她以非洲傳統縫制花紋棉被方式，把哈林區黑人的故事編織在作品裡。

在七〇年代也以盒狀集合物，抗議美國文化對黑人污蔑的貝蒂·薩爾(Betty Saar)，一九八八年曾來台灣，在省立美術館展出。薩爾本身對神秘學相當有研究，又喜歡蒐集身邊各種紀念性小物品。詩意又儀性的將之塑造成祭壇，或具有神秘意象的空間，可明顯看到她與非洲文化的血源關係。薩爾說，她的作品是個人獨特經驗、夢、情感與生命力的呈現。傅嘉理最近「記憶的箱子」展，創作理念與此相近，但她要尋找的是少女時代的夢。

文化自覺在這個威權被解構的時代裡產生，它出現在世界各地，七〇年

代發生在美國，八〇年代發生在歐洲及部份亞洲地區，九〇年代它造成蘇聯帝國的崩解。絕對的真理不存在了，步伐齊一的國際風格表面上似乎化解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但其實反而是把人的思想鉗制在單一的模式裡，地方性色彩濃厚的風格已取而代之。

去年十月，紐約現代美術館製作的「高與低，現代藝術與通俗文化」展(High and Low, Modern Art and Popular Culture)，談到高藝術挪用低藝術的例子，如商業廣告、大眾傳播、影像、漫畫、塗鴉成為正統藝術的現象，顯然這仍是一個白人文化中心的論述方式。美國文化固然在六〇年代，由於普遍出現，才脫離歐洲文化的陰影，是對自己本土文化的覺醒和肯定。但美國數量眾多的有色民族從六〇年代末努力結合本源的民俗文化與現代藝術，呈現跨文化的豐富現象，卻沒有出現在「高與低」的討論裡。因此，美國激進的女藝術家——露西·利帕(Lucy R. Lipparci)去年出版的「Mixed Blessings - New Art in a Multicultural America」一書，廣泛又深入探討美國這多元文化現象——它有別於紐約的主流藝術，更讓我們看到利帕視野的寬闊與犀利。「Mixed Blessings」對於我們逐漸在成長的「本土意識」，是相當好的反省教材

。如何走出過去哀怨式、鄉愁式的本土情懷，走向批判式、積極的、非狹隘的本土意識，是九〇年代我們共同關心的課題。

讓美術再成爲一種知識類型

「高與低」基本上談的是高藝術挪用低藝術語言，藉此增拓高藝術可能性的現象，但沒有真正觸及或打破藝術疆界的問題。真正在抹除藝術疆界的，是一些政治性的藝術活動，它們由於政治抗爭性強，又不具因襲的藝術形式，因此常被拒於藝術之外，只被當做政治活動。例如，我們誇讚黑人在紐約地下鐵的塗鴉，或柏林圍牆上的塗抹，但當這種源自抗議的行爲，出現在我們的「小蜜蜂」(學運團體)上，卻沒有得到藝術界的聲援。當政治抗爭愈來愈藉助藝術性的形式，劇場工作者、小眾媒體以及流行音樂工作者都投入時，美術界的反應是冷淡的。美術仍是上層文化，它不願和大眾發生關係。

不，美術界關心時事的相當多，但卻被自己對藝術的觀念所侷限住了。藝術是遠離現實的，藝術不具有任何實際功能，這西方現代主義下的藝術認知，和我們傳統文人畫寄情山水，講求筆墨樂趣，追求所謂純粹精神境界有其相通之處，加上白色恐怖的思想



想控制，使得美術一直是脫離真實，少有真正反省的內容出現，在抽象藝術發展的瓶頸裡，它又往往成爲形式的遊戲。

藝術就這麼狹窄嗎？借利帕的話：「誰決定藝術品功能這麼有限的？」

現代主義強調自我與自主意識，在後現代的結構分析裡，我們竟然發現，事實上我們的意識是被社會主宰著。寫有「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的詹明信 (F. Jameson) 說：任何對美學的討論，必關涉社會、歷史與政治。

而從豪澤爾 (Arnold Hauser) 的「藝術社會學」裡，我們可以清楚讀到藝術家工作方式與經濟結構的關係。現代藝術是資產階級誕生後才出現的，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達，藝術逐漸變成商品，藝術商和蒐藏家便漸漸在操

控藝術的生產。藝術品必須適於永久保存，能被擁有，而且是單件等商品價值觀，主導著我們創作時材料的選擇。受宰制而不自知，使得再談創作

自主，都會有點好笑。當然，要自外於資本體系是不可能的，但如何能不受畫廊或美術館等體制束縛，讓藝術回到它原本扮演的知識角色，不斷擴大我們對人類以及環境的視野，更是我們必須突破的。(關於這方面，Victor Burgin 一九八六出版的書：

「藝術理論的終結」裡，有深入的剖析，或參閱陸蓉之著的「藝術理論的淪亡與藝術評論的危機」。

藝術並不只是那些我們熟悉的藝術，女性藝術家在七〇年代許多表演或行動，被記錄的並不多。美國女性藝術運動健將蘇珊娜·雷西 (Suzanne

Lacy) 和拉波維茲 (Estie Labowitz) 共同策劃的「在服喪中，憤怒中」 (In Mourning and in Rage, 1977) 抗議愈來愈多的女性受暴力傷害，是少數的例子。行動藝術由於不易被商業體系接納，而逐漸式微。一九八七年

李銘盛在台北街頭做的「藝術哀悼」，也可以解讀成「對表演藝術的哀悼」。林經襄在台中所做的「保護家園」行動，抗議土地被徵收，也是跨在藝術與非藝術之間。前年五二〇展，以及兩次台灣檔案室展覽，也常被懷疑是政治宣傳還是藝術？正如女性藝術作品常被挑起，是色情還是藝術的假間號。解除傳統對藝術認知的武裝，更是女性團體與其它團體和個人，應共同合作努力的方向，畢竟這些人只是少數，畢竟這些人都在邊緣掙扎。

爲草根自主的婦女組織鋪路

新竹婦女新知期待更多參與

黃綺芳

新竹市婦女新知協會於今年七月正式在新竹成立籌備會，爲建立一個具地方性、自主性的婦女組織做鋪路的

工作。我們一貫秉持的理念，女性自覺、兩性平權觀念、以及女性權益的爭取

，都必須實地與一般婦女的生活經驗相結合，亦即走入地方做紮根的工作。而協會的成立，就是要讓有心的人，能夠一同爲這個理想而努力。在凝聚成員向心力方面，希望藉由彼此間感情的建立，意見上不斷溝通，並且互相鼓勵支持，加深彼此的默契，以及對團體的參與感。最後，希望經由婦女共同的成長，對社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力。當然，我們將不斷擴展



我們的觸角，去接觸各個階層不同的婦女，深入挖掘婦女的生活經驗，和他們一起來關心生活週遭所面臨的問題，並尋找解決之道。

會友聯誼拉近彼此距離

目前我們每二—三個禮拜舉辦一次會友聯誼會，以拉近會友間的距離，培養彼此的默契。已舉辦過的會友聯誼會包括第一次的茶會，讓大家互相熟識；第二次至玉米田劇團玩耍，了解劇團成立的動機及組成成員外，還藉由玩遊戲實地操練肢體表演，體會人類創造力的無限；之後則陸續排定數場電影討論會，由影片中女性的角色及處境，一同探討女性生活經驗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此外，為推展協會，則利用對外的一些活動來進行，例如「女性工作權座談會」結識了不少工廠內工會的女性幹部，以及地方基層的工作者，一同來關心女性工作權的問題。兩場婦女法律講座也吸引了不少婦女朋友，讓我們了解到新竹婦女對切身法律問題的關心，及迫切的求知慾望。本年度仍有兩場演講，包括李元貞女士的「新兩性關係」，以及施寄青女士的「走過婚姻——婚變、婚變何時了」。目前協會也正在籌畫八十一年上半年將推出的「女人教室」，內容大致包

括生理、心理的保健，法律與婦女，教育、創業、家庭關係、自我成長訓練：。我們希望藉此能夠喚起一般婦女對自我的重視，以及對兩性問題的關心，也歡迎大家提供意見並熱情參與。

目前加入協會的會員，包括不同領域的婦女，教師、學生、家庭主婦、職業婦女、社會工作者：。這些婦女對協會在新竹的成立，都抱有極大的期望。新知協會目前與新竹當地的一些社會團體也都保持良好的連繫，如女青商、生命線、天主教社會服務中心、公害防治協會、新竹風雜誌社、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這些團體在地方上經營已有一段時日，對協會的拓展將有極大的幫助。令人欣慰的是有一些會友非常熱心，願意在其工作及生活週遭，宣傳協會的活動，及推廣兩性平權的主張。婦女運動的種子，就算這些人散佈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裡。

自七月竹東鎮公所員工消費合作社專櫃工作人員陳瑞貞事件圓滿落幕後，陳瑞貞陸續接到不同工作場所的女性來電傾訴遭受性騷擾的經歷。而在這三個月內，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因男女之間的問題或家庭暴力而來電協會洽詢及尋求支援，由於新竹地區過去並無類似而不同性質的婦女組織

，可為婦女朋友提供一些幫助，因此雖然協會在新竹運作僅僅二、三個月，便已接到許多婦女的投訴。這也讓我們更為確信一個地方性婦女組織的重要性。

走入社區，深入一般婦女

走入社區，是我們接下去想要做的事。雖然限於人力、物力、時間，但長期努力是必要的。我們希望先藉由人際網路的建立，進一步再做社區調查的工作。可能進行的方式以深入訪談為主，再輔助以一些前人曾經做過的計畫報告。而對於做調查工作所必須具備的一些技能與訓練，也是目前正在加强的地方。總之，我們希望這個協會不單僅是單方面的傳遞理念及訊息，而是能和我們的對象做良好的互動與溝通，深入進入一般婦女的生

活領域。

一新知協會在財力、人力艱難的情況下，能夠維持運作至今，要感謝許許多多朋友的支持與打氣。我們將在已建立的基礎上，繼續往前邁進，希望新竹的朋友能夠繼續給予我們支持與愛護。

（新竹婦女新知籌備處：新竹市埔頂路二百八十四巷一號，電話：〇三五—七八五八七〇）



台灣婦運的路線與策略

不同的女人如何聯結？
婦女運動又如何能運動得起來？

「愛女人」——愛做為女人的自己，也愛所有其他的女人——
為女人和女人之間、婦女團體和婦女團體之間，建立了互信、互愛的基礎。

黃毓秀主持
婦女團體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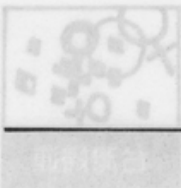
八月間，「女性學研究中心」的顧燕翎提出這個主意；動機是在於，台灣的婦女運動，包括婦女研究，已經走到一個瓶頸或是三叉路口，或許我們該停下來思考、檢討一下。

目前台灣婦運，包括婦研，面臨的三叉路口，簡單地說是這樣子：一邊是女性中心的，比較基進的女性主義陣營，可以由婦女新知代表，無論運動的層面或研究的層面（「女性學研究中心」）都是如此，主張要走「正確」的路線，也就是女性中心的路線（至少是階段性的，主張先要女性中心，再下一步才可能兩性共為中心），認為婦運迫切要做的，就是看破父（男）權的本質，並且打倒父（男）權對女性的壓迫。

另一方面是婦女新知之外的大多數婦女團體，她們一方面認為社會是男女兩性共有的，即使兩性關係有問題，也應該男女攜手合作，一同努力改革，而不要走極端的路線，敵視、排斥男人。也就是說，她們大抵基本上不認為有搞「女性中心」的必要。另一方面呢，在實際的運作上，這些婦女團體也走比較務實／實際的路線，認為不應跟現有的社會太過於敵對。她們避免衝突、爭取（與現存體制的）合作，為的是希望能夠更快速有效地達到她們的目標。

除了婦女團體之外，婦女研究的陣營也存在著路線與策略的爭執，這一部份我們將會繼續努力去想辦法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可能不久後將有一場座談會，找不同路線的婦研者來作面對面、就事論事的對話。在此預告——同時也藉以傳達一則積極的訊息：目前台灣的婦運雖然面臨困境，但是在困境之中也有陣痛在進行，預示著將有新的開展的可能。

今天的座談會要談的，主要是婦女團體這一部份的問題。為了擬定今天的討論方向，我跟十幾二十位各婦女



團體的成員分別作過長談。這一系列的訪談使我個人受益很多，主要是讓我了解到各個婦女團體有不同的工作目標，不同的處境，因而路線和策略也各有不同。

婦運、婦研的三叉路

這種互不相同，是我們首先必須認識並接受的。但是，接著我們面臨了這個問題：今天台灣真正由婦女全權運作的團體並不多——大抵就是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幾個團體，以及今天因故不能來的寥寥幾個團體——如果連我們也還不能異中求同，找到某一種有效的合作模式，那麼台灣的婦運將會永遠是「涓涓細流」。這樣想是很令人沮喪的，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尊男卑女（重男輕女）的模式極端徹底而且穩固，如因婦運永遠只是「涓涓細流」，就不能有效的改革文化、社會和制度，也就是說，今天在座的我們的努力，將只是像「螳臂當車」一樣，不會發生太大的效果，不會在文化和歷史上留下痕跡。我想這不是我們所願意見到的。譬如說，「主婦聯盟」一定會希望為今天的主婦和以後的主婦爭取到應有的地位、尊重和保障；「婦女救援會」一定會希望能夠有效的幫助現有的雛妓，使她們得到公道，使她們的人生有路可走，並且使得

未來不再有雛妓產生：等等。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賦予我們的工作更大的意義，我們會發現，我們必須聯合，而且必須擴大，否則就會原地踏步，到頭來白忙一場。目前台灣正面臨文化和社會的轉型期，一切的結構都出現空前的鬆動現象，彷彿要做怎樣的調整都有可能。女性要在這個時候把握機會，把有利於女性的調整也擠進社會改革的行列裡面。

我們如何能夠聯合，如何能夠擴大呢？或者，反過來說，我們如何避免踩自己的腳或彼此衝突、抵銷力量？我相信女人一定可以找到聯合的基礎，否則婦女運動怎麼會運動得起來呢？

這個基本原则很簡單，就是「愛女人」(pri logyn)，什麼是pri logyn？我們可把它解釋為：愛做為女人的自己，也愛所有其他的女人。我們知道，任何重男輕女的社會，它的基本意識型態、行為模式、人倫結構都呈現出「恨女人」(misogyny)，所有的人，包括女人本身，都認為女人是次一等的人，都作踐女人，都想要控制女人，把女人當作工具一樣の利用。misogyny是重男輕女文化的罪魁之凶，而要怎樣才能解除misogyny？很簡單，就是拿pri logyn去對付它。

異中求同凝聚力量

「恨女人」是太自然的事情，我們太容易看不起女人、又太任意利用女人，說真的，即使今天在座的我們，包括我自己，也常會用不屑的口吻說出「唉，女人就是這樣！」這種話。在「恨女人」無所不在的文化和社會中，要念茲在茲地牢牢記住「愛女人」，當然是非常困難的。不信的話，請各位徹底身體力行地做做看，你會發現，不輕視女人、尊重女人的個人意願，就像你對待男人那樣，這真是很難的事情。我最近反省到，女性主義者——包括我自己——對女性處境、女性人格的看法所流露的「責之切」的毒，根本就是跟傳統文化聯合起來侮辱女人、貶低女人的嫌疑，應該要自省。

而另一方面，把毆妻、雛妓問題當成一般的社會問題，而拒斥去正視這些現象的女性本質，也是受了misogyny的箝制，讓我們沒辦法正視女性的問題，不敢把女性問題光明正大的拿到檯面上談——恐嚇你：否則會對你不利，對你造成屈辱。misogyny會使得女性自己把女性問題「去性化」，這做為策略來運用可以，但不應以此混淆了認知。

因文長，
後半段下期續刊



勇於反抗歧視的吳陌珥

顧燕翊

吳陌珥 (Marta Moo)，華裔美人，是一位少有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女同性戀的積極鼓吹者與行動者，曾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亞美

研究系及教育研究所，於一九八二及一九八六年二度被加大免職，她也因此與加大纏訟九年，最近一次她控告加大妨礙言論自由、多重歧視以及採取報復行為，在美國教師工會 (University Council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及吳陌珥辯護委員會 (Marta Moo Defense Committee) 支持下，大獲全勝，以七萬五千美元和解。

一九八二年吳陌珥第一次被加大免職，她向聯邦及加州法院控告加大妨礙言論自由以及種族、性別、性偏好及政治意識型態歧視。在吳陌珥辯護委員會奔走之下，她獲得各方支持，一九八四年復職，並獲得近五萬美元的賠償和兩萬五千元律師費。然而一九八六年吳陌珥再度失去教職，這次她所屬的教師工會向校方提出異議，

通常這種案子只需九十天處理，但此案竟拖延了三年。

一九八八年吳陌珥再向加州法院控告加大多重歧視以及對她過去的控訴採取報復行動。這次她雖然得到過去三年的薪資近七萬元，但校方並未提供令她及工會都感到滿意的職位。一九八九年向法院調解下，校方應「恢復吳陌珥在加大的講師職位，以及所有的福利、年資、並賠償薪資。」然而校方自一九八九年起，雖提供了三個職位，但都是臨時性的，毫無遵守約定的誠意；校方甚至通知她，她可以回到亞美研究系任教，但其他講師將因而被解僱，藉此孤立她，而同時行政單位也在復職前散佈謠言，並且貶抑她的工作。

因此吳陌珥不接受調解，繼續利用訴訟迫使校方接受原來調解的條件，然而加大在校方原聘的律師之外，增聘了一個律師事務所來對付吳陌珥及她的辯護委員會，在法院調查過程中，加大的律師甚至試圖迫使吳陌珥接

受由校方指定的心理醫師做心理檢查。經過辯護委員會力爭，法官（正好是女性）未予理會。但此事也揭露了校方的心態：如果你膽敢反抗歧視，我們就證明你精神不正常。

一九九一年四月，吳陌珥雖然終於勝訴，她也看透了自己的處境，她表示：「若我回到柏克萊任教，還會第三次被免職，雖然我很樂意挑戰不公平，但我也可能在退休之前都會和學校纏訟到低。」

然而吳陌珥終究選擇了接受金錢賠償，而不是回復原職，原因之一是在一九九〇年五月發現自己得了乳癌，必須動手術和做長時間的化學治療，她目前任教於舊金山州立大學，以她的病情，她不願兼顧兩份工作，同時還得應付加大的報復行動。

不過，吳陌珥辯護委員會召集人南西·卡多 (Nancy Reiko Kato) 表示，「陌珥為所有的校園行動者打贏了這場仗，她證明了，憑藉著組織國際支援力量來支持言論自由和反歧視，以及憑藉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個人還是可以戰勝像加大這樣的機構。加大本想藉著打壓積極份子來降低行動熱度，結果陌珥的勝訴激發了更多爭取民主教育的努力。」

（本文取材自吳陌珥辯護委員會所提供之資料）



絕望男性只有手刃淫婦一途？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觀後感

李元貞

楊德昌的這部電影讓人聯想到水滸傳英雄殺淫婦的傳統男女關係……而女人，除了依附男人的權力而生存，還得承受絕望男人的情緒而香消玉殞。



楊德昌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影片中，以充斥暗夜和空間壓縮的影相，成功地凸顯了白色恐怖年代的不安並描繪出教育和政治威權體制的壓迫感。少年們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活潑的生命便陷進打架和泡蜜斯的生存鬥爭中，只是誰勝誰負跟成人社會的遊戲規格相同，以權大勢大有老爸作靠山的人佔到便宜像滑頭和小馬，哈尼與山東都是一時的英雄而已。同時，楊德昌努力在影片中將哈尼塑造成一位置現實中不易存在的詩意英雄，表達了楊德昌對逝去年代的一種濃濃的鄉愁。這位詩意英雄威名遠播，行為叛逆卻光明磊落，一身拉風的海軍裝，對自己拼死爭到的女友小明雖譴責但寬容她跟小四的來往。這位詩意英雄雖能跟本省人稱兄道弟，卻被重利陰險的現實扼殺，後來本省人的萬華幫為他復仇，留下的只是血腥殺人

的幫派惡鬥場面，詩意英雄一去不返，只有絕望的現實在折磨人們。在這種絕望的現實裡，男人跟男人的關係中，以「哥兒們」的義氣來說，以哈尼跟萬華幫突破省籍的隔閡，以小四對哈尼的一見傾心，以小馬挺身解小四被堵之困境，以小四的父親對汪狗的信任來表現，但「哥兒們」的義氣除了萬華幫的堅定及小四對哈尼的固執外，隨時都被現實的利害衝擊著，滑頭出賣哈尼，小葉兩邊討好，汪狗在小四父親被警總約談的事件上角色曖昧，小馬強調「哥兒們」關係卻不了解小四對小明來著哈尼情誼的執著，互相衝突起來。在哈尼被害後，小四對小明特別認定了，有一種哈尼接班人的姿態，小明卻對小四這種日漸滋長的心理無感不覺，繼續以自己不安定的生活條件遊走在各種男人的關係之間。



以九〇年代的女性看五〇年代影片中的各種女性，覺得楊德昌的點描很寫實，有正面成熟風範的小四母親，二姐雖有宗教狂熱顯得歇斯底理卻十分真誠，山東的女友、小明的母親、小馬的母親、小公園冰果店的女子，都符合現實環境下的女人形象，其中以小翠最具眷村小太妹的模樣，跟男孩子吃吃喝喝玩樂外也談點書，沒什麼心思也沒惹出風波。小明卻是楊德昌著力刻劃的女孩，她外表樸素清純卻因為家庭不安定而學會跟各種男子交往，她對哈尼有感情卻也隨時挑逗其他男人（連助她媽媽看病的校醫也不放過），哈尼被害後，她答應了小四卻不久又跟小馬玩在一塊兒（她在小馬家玩槍走火，小馬打了她一巴掌而征服了她），在小四為她堵小馬時，她卻振振有詞地責備小四的苛求並說：「這世界不會因為你而改變的」，她對哈尼也說過同樣的話，充份表現出她清純的外表下有顆極世故的心。她妥協現實的表現（傳統淫婦皆易跟現實妥協）重擊了小四加哈尼所固執的哥兒們的義氣，加上美人應該忠於英雄這種傳統兩性的道德觀，使小四在罵小明「不要臉」「沒出息」時手刃了她。

楊德昌的電影一向是不安和絕望的情緒很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在這種情緒下至少鞭笞了教育和政治威權體制的壓迫面，拓寬了「悲情城市」政治壓迫面之外的社會層面，同時拍出男人跟男人與男人和女人互相糾纏的關係，說明男人跟男人的「哥兒們」義氣也深受權利腐蝕的痛苦，更糾纏著女人隨波浮沈的打擊，尤其是女人們的注重現實（小四母親的懷疑汪狗和勸其父接受本省人所開的外銷青果合作社裡的工作）特別打擊了男人與男人之間脆弱哥兒們關係。既然現實如此絕望，所愛的女人又不伸出援手，除了手刃淫婦以外別無他途。因此，就楊德昌通過小明這一個女孩角色所透露的信息，令人很容易聯想到水滸傳英雄殺淫婦的傳統男女關係，英雄們最恨女人出他們的糗，尤其是打擊了哥兒們的義氣關係。再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九〇年代的楊德昌拍五〇年代的少年事件，看得出不論對九〇年代或五〇年代，楊德昌都很絕望，現實裡只有利害衝突，不再有哈尼和小四了。女人呢？除了依附男人的權力而生存，還得承受絕望男人的情緒而香消玉殞。

後記：因為中時人間副刊將本文標題擅改為「詩意英雄手刃淫婦」及文中關鍵句「現實中不易存在的詩意英雄」為「不與現實妥協的詩意英雄」，而使本人批判男性以淫婦為由殺女性的情緒發洩之問題削弱太多，故此重刊以求更正。



另種背景、另種政治身份

從美國校園看婦運、婦研

蕭美琴

讀了最近幾期討論台灣的婦女研究、婦女運動與大學校園生活關係的「婦女新知」雜誌，感觸很多。我身為一名台裔美國大學生，從事東亞與婦女研究的學習，因種族、國籍的背景不同，雖認為我不該以我由政治身份已被社會化的主觀態度來對台灣的女性主義下任何的斷論，但我認為很多相關性的問題是值得我們討論的。因此我寫這篇文章，從我的個人經驗來提供一所美國大學Oberlin College的婦女研究和學生運動作為參考。

我想在我談Oberlin的婦研、學運前，必須先表明我的出發點，也即我所謂的「個人經驗」、或「政治身份」(Political Identity)。在今天民族、種族、性別、性喜好、階級、宗教等複雜的世界社會中，我們都因上列種種因素而彼此間形成相關性的地位，此種政治化的地位，稱之為政治身份，因它往往是決定個人權利被壓迫或統治的條件。所以在我生為一美籍中產階級基督教白人與亞裔雙重

血統異性戀的單身女性」，在世界社會化過程被分配的特權和被剝奪的權利中產生的觀點，一定與其他背景來的人不同。從事所謂「女權工作」者，每個人所關心或忽略的問題，很多都是政治身份經驗中的附產品。我不願當別人經驗的代言人，所以我只是我自己的發言人，以下將簡單介紹我參與的Oberlin 婦研和女學運。

從邊緣到中心 婦女研究受重視

自從Oberlin College 在一八三三年成立後，於一八三五年和一八三七年分別成為美國第一所接受黑人與女性同時入學的大學。在奴隸時期，還扮演了南方黑人奴隸逃脫之「地下鐵路」的重要中站。在如此積極的自由主義校風下，應「學生要求」，於一世紀半後的一九八一年才正式成立「婦女研究系」(Women's Studies Program)。到今年全校二千多學生中，有四十二位主修，十位副修，總共只

包括六位男性(本校到三上才必須選定主修，四上決定副修)。雖然主副修學生人數這麼少，但由於全校學生可任選課程，婦女研究的課總是大爆滿，因它是個多學科的研究，在各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與自然學科中研究有關婦女、性別和差異的主題。在一百五十多門可任選的課程中，包括從各種族、階級背景女性在歷史、文學、藝術方面有關女性之創作；同時也分析男女性在社會、心理、文化和生理因素影響下性別代表的構造。婦女研究也就是探討過去被「學者」所忽視的主題，以新的評論、研究方式進行。目的是把女性從邊緣帶到中心、由副題成為主題。即使是沒有冠上「婦女研究」的各科，也常由學生要求，將女性也列為主題。例如談日本文學，一定少不了日本女性作家；上非洲歷史，也會包括非洲女性在歷史上

的角色。

我在高中時選擇進入Oberlin 大學，故意不申請一向保守的「長春藤學



各學者對「女性主義」的不同觀點，學習如何解釋自己政治身份所產生的恐懼感、壓迫感及優越感等；從各背景女性的自我經驗中，分析社會現有結構與弱勢的形成；進而以前輩的婦運歷史，來做自我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

學生自組團體 建立安全、支持的成長環境

我一直認為婦研和婦運、婦運和政治是分不開的。很多婦女看到「政治」兩個字，就會舉起盾牌、隔離自己。但我們在從事婦研、彌補男性中心社會的缺失和腐爛的過程，不也是在自我肯定中重新調整政治身份的定位嗎？與個例子來說吧，我在該本校的婦研時強調「應學生要求」，因為即使有再開放的學校，在這共和黨掌權十年多的保守時代，一定有中上階級白人男性壟斷的情況（如本校校長）。本校的一切有利弱勢者的政策，如增設婦女研究系、黑人研究系、第三世界之家，以及設立具體的懲戒性騷擾校規，都是由學生簽名、示威、報上論戰、甚至出點子占據校長室後才設立的。由學生自設的學習團體，包括各少數民族組織、同性戀組織、女性圖書中心、報社：：等，也都是學生「覺醒」後為自己、也為對社會

校」，是因為我當時雖然沒什麼明確的所謂「民族意識」或「女性意識」卻時常感受到一般中上階級白人的排斥。而Oberlin 歷史上積極招收弱勢學生，我在想或許到那兒可以找到比較能接受弱勢政治身份的同學。果真如此，而且更出乎預料的，打算著要主修化學和美術的我，竟在大二上修了「向性別與種族挑戰」的婦女研究課後，決定要專攻婦研。我之所以這樣突然改變我的學業重心，二下又一口氣選了「發展中國家的婦女」、「性別和語言」、「現代中國女性文學和電影」等婦研的課，很多也是因為我在「啓蒙」時的印度籍女教授 Andrea Mohanty 的「挑戰」課上，從

構造和傳統的壓迫挑戰者，開闢安全的、支持的成長環境。

我在台灣常聽人說「西方」的女性主義如何，「西方人」多開放，台灣人應如何去效法。當然，我認為各國的婦女活動可以彼此參考，但台灣的文化畢竟與「西方」不同。何謂「標準」的女性主義？我們既不該去衡量這標準，更不該因各人標準的定義不同而產生階級。偶爾有幾位讓男性敬佩的女性出現，但在女性整體的自我肯定、被肯定之前，我們何必列出「東方」、「西方」在歷史已有複雜的不等含義的名詞？在所謂的「西方」婦運史上，即存在著醜惡的種族歧視。而在一般台灣婦運人士常謂的「傳統男尊觀念」，是否也忽略了某些原住民文化與一些非洲傳統的氏族社會？大家在談「愛情問題」時，通常是指「男女」問題，潛意識中也排斥了選擇以同性為性對象的婦女。在這篇文章，我從另一個背景、以另一個政治身份來談婦運、婦研。我的目的不在「比較」台灣與美國的婦女活動，因為比較的過程是很階級化的。是什麼原因讓婦女之間仍有磨擦、排斥以致無法團結地整體肯定？我希望讀者能思考自己的政治身份，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裡，以及與以上的相互關係，以便做為彼此的互相批評與成長。



鼓勵閒置勞動力，勞委會擬修法

為鼓勵目前閒置的八十萬婦女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勞委會繼為部分工時工作者加保勞保之後決定進一步使部分工時工作者依勞基法享有退休、資遣的保障。

勞委會指出，部分工時者的退休資遣給付，按每日工時所得為計算的內涵，而退休給付採年金制者，則工資所得每月若不足現行一萬一千零四十元的最低工資，仍將規定參加此級，超過者再按實際所得投保，若部分工時者同時受僱於兩個事業單位，則其工資所得較高，工時較長的事業單位應為其加保，若工時相同則由先僱用的事業單位為其加保。

(十月七日聯合晚報)

婦女會展開「百合計畫」

市有關單位合作，透過研習營方式訓練國中、國小輔導老師及社工人員，前往人口販賣較嚴重學校鄉鎮巡迴宣導，並提供救援。婦援會並說，目前為搶救原住民少女，使其免於淪落色情市場，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展開第二階段「百合計畫」，將與各縣

台北市社會局對該計畫極為支持，而其它縣市也表示將盡全力配合實施，預計明年開始展開全省巡迴宣導活動。

(十月六日立報)

社區媽媽教室改頭換面

台北市社區媽媽教室在活動內容上將有改進，為因應社會變遷，市府社會局將一改以往技藝性烹飪、插花等活動而代之以知識性的推廣，強調親子教育，增強社區意識、環保意識，為了加強社區家庭成員的知能，社會局特別以自我成長、夫妻溝通、親職教育、兒童保護、法律常識、社區意識和環保意識等為主，策劃一系列的「齊家教室」，目前已陸續開展。

(十月五日自立晚報)

雛妓輔導後，何去何從？

經過中途之家輔導的雛妓，生活狀況如何？根據婦女救援基金會追蹤調查，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少女失去聯絡，甚至再度離家；而就學的少女擔心跟不上課業，也有人無法改善親子關係，時常出入不良場所，社工員正密切注意，以免回到原來的行業。

婦援會指出，從娼少女願回到學校，可見有上進心，中途之家應舉辦教

學課程，針對少女個別需要，給予普通課程，以便為正規學校教育做預備。

(十月七日聯合報)

台灣女人比男人少賺三十五%

世界各國的男女工資，都是男多女少，所差只是男性工資多少而已。拿台灣來說，十年間女性工資從男性工資的百分之六十追到六十五，全球黑白種族工資差距都沒這麼多。

中研院一份報告指出，從一九七七年以來的十年中間，世界各國女性工資和男性工資的百分比有漲有跌。逐漸拉近的包括新加坡、美國、南韓、法國，台灣居這四個國家之後。

(十月四日聯合報)

其他新聞

據大陸婦女組織消息人士透露，婦女在就業、教育等方面質與量的比例均呈快速增加的趨勢。而其在參加生產建設的同時，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程度亦不斷提高。女性被選進各級權力機構的事實也越來越多，各類女幹部、經理人才的出現顯示，大陸婦女的新時代來臨了。

(十月十一日台灣立報)



支援空姐反對性騷擾

婦女團體要求重視婦女醫療權益

近日媒體披露華航女性空服員，因體檢而遭航醫中心醫師性騷擾事件，民間婦女團體至表關切。由於此事已引起社會對性騷擾問題的注意並引發許多爭議，民間婦女團體特別針對婦女在醫療體系中的安全權益發表下列聲明：

一、對於華航受害空服人員願意忍受社會可能的誤解，挺身指出遭受性騷擾，並呼籲社會正視問題，避免其它婦女再次受害的勇敢行為，婦女團體表示敬佩。婦女團體並呼籲社會及大眾媒體應重視性騷擾對女性的身心傷害，性騷擾事件是涉及個人安全及人格尊嚴的事件，媒體報導相關新聞時，也應避免再次傷害華航女性空服員的人格尊嚴。

二、醫療事務為專業知識，非一般人能理解，病人面對醫務專業只有信任醫師，遵照醫師指示行事一途，因此，要求病人自行承擔受害之責任殊屬

不合理，也顯示醫療單位推諉塞責。我們以為，衛生署應監督各醫療單位，針對女性之需要，製訂相關手冊及醫療規則，確實負起保護女性病人權益的責任。

三、醫療專業知識或無性別之分，但醫務人員卻無法確保不犯人性缺失之過，為了在現行性別文化結構中保障女性病患的基本安全權益，我們要求：

1 醫療單位應主動維持醫護人員性別之適當比例，凡女性病患接受隱私部位檢查時，除非病人自行指定醫師，醫療單位應提供充分諮詢服務，詢問病人是否要求由女性醫務人員執行檢查。

2 女性病患接受男性醫務人員執行任何檢查時，皆應有女性護士在旁。

3 醫療行為不僅涉及病患隱私權，也涉及病患「知」的權利，因此醫療單位有責任請護士在檢查之前，為病

患解說醫療或檢查程序，使病人安心，以免病患誤會，或者侵害病患權益。

4 以華航體檢事件為例，企業體若因工作所需有例行身體檢查，企業體應請醫療單位教育人員提供相關醫療檢查知識（例如：乳癌的檢查程序：：等），以確切保護員工權益。

四、對交通部近日即將展開華航航醫中心醫師涉及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工作，由於女性面對性騷擾的感受不同於男性，我們要求調查小組應包含有公信力的婦女團體女性成員，也應包含華航產業工會人員，以確保調查的公平性。

一九九一、十、二十八
連署團體：

婦女新知基金會

晚晴婦女協會

新女性聯合會

基層婦女勞工中心

主婦聯盟基金會

關注台灣人民、土地的 社會義工

〈新興婦女團體一致推荐〉



人權的關懷

婦女權的爭取

環境權的實踐

破繭而出 · 主婦參政

陳秀惠

陳秀惠參選後援會聯絡處 TEL:(02)362-6690 FAX:(02)363-6230
(02)392-1405